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0  
2



文庫11  
D 310  
2

元朝名臣事畧卷六

元 蘇 天 爵 撰

總帥汪義武王

王名世顯字仲明鞏昌人金季以戰功擢千夫長累  
遷鞏昌府便宜總帥金亡踰年始屬國朝職仍舊尋  
賜金符伐蜀有功癸卯歲卒年四十九

公系出汪骨族貞祐二年西北鞏陁階戰功起家為千  
夫長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  
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調度窳



010190568003

元朝名臣事畧卷六

一

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追公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絕六年以鞏州衝要之地升鞏昌府改兼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滅饑疫薦臻公與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旨大約屬以社稷為念公感泣自奮至于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城變郡縣風靡公獨為之堅守越三年猶按堵如故而戰攻不弛謂其眾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殉一時

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皇子奎騰駐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焉皇子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爾何也對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皇子大悅赦其下絲髮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旦詣行帳寵之以章服職仍故即曰南征鳩士馬截嘉陵蹴大安未幾凱旋疊承獎賚楊文憲公撰蜀郡虞公文集云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感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為金發喪登陣哭三日因皇子奎騰以自歸太宗察其

誠仍以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  
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  
隴右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  
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  
其職餘  
多大官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理安南田楊諸蠻結陣來援公麾  
輕騎五百撓之衆亂首尾不相藉潰走日暮南將曹將  
軍潛兵作犄角計公單騎往突之格殺數十輩黎明軍  
合殪其主將皇子嘉歎之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親曰  
吾已撤彼之藩籬行寢其堂奧矣  
神道碑  
丁酉春入武信城燈市帖然出其不意全獲府庫遂蹂

資普  
神道碑

戊戌軍葭萌之南都統青澗劉阻山爲柵公選數百騎  
奪柵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械乘勝赴資州壁山間識  
公旗幟駭怖奔逸鈔嘉定峨嵋以歸  
神道碑

己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潦攀木緣磴破  
開州聞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  
疑之旣而密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之追奔逐北直  
抵夔峽公返而蹂之幾無噍類踣巫山與援軍遇復勦  
三千餘級比春分兵掖江引還及涪州修浮梁信宿而

辨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  
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漸併力以拔其城天大暑  
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  
致臣何預焉上樂其知體首肯者再四

神道碑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  
畧地成都傅城而陣彼屢戰屢卻堅壁不出公曉以禍  
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效款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  
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十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  
公領精銳五百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陷三日

軍畢集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皇子擊節嘆賞乃賜田

顯符印

神道碑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召卽戒首途既見賜虎符擢便宜  
總帥手札付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  
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決  
裁以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

神道碑

公器局宏遠天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  
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滫瀡處喪不御酒肉劬勞  
之日必致齋薦祭喜儒術聞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罷

三朝名臣事略 卷六 四  
羈人寒士至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輦  
書數千卷而圖畫半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于  
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縱  
所不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相安不聞告訐或  
有牽連議縱寬釋同屬異主者多盡力購聚之每事先  
立規程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靜若隆平時休沐  
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  
登搴旗斬將勇壓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

萬戶嚴武惠公

神道碑

公名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金季據東土歲庚辰籍  
所部州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金紫光祿大夫行  
尚書省事甲午朝于和林授東平行軍萬戶庚子薨  
年五十九

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不治生產為人美  
儀觀喜交結好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被繫俠少輩  
愛慕之多為出死力以故得脫去

遣山元公  
撰神道碑

癸酉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  
公為眾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

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為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依益都主將以避之宋因以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于是大行之東皆公所節制矣神道碑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請于主將主將逗遛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

被擒公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太師國王于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以獻太師承制拜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神道碑

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辛巳公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和立剛棄城走公入居之神道碑

壬午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聞

遣人會大將博囉罕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兵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  
 時麾下衆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畱不遣  
 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囉罕等軍相望分公以  
 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連趣博囉罕軍  
 而與之合戰如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  
 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岱遜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  
 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神道碑  
 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錫

公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

真福人矣神道碑

甲午朝于和林城授東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  
 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  
 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爲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  
 則復以德寬濟單歸于我神道碑  
 丁酉九月詔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  
 侯者十五年矣始則披荆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  
 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



委積公帑所積盡于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  
 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  
 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  
 于塗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  
 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鞭馬念其功而憫  
 其勞優卹如此神道碑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  
 疾痛以沒足矣神道碑

公既握兵柄顯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乃更折節自

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  
 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  
 至於仁心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神道碑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  
 屠之公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  
 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公言百姓  
 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畱農種以給芻秣  
 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於定陶於楚邱於上黨蓋未  
 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為河

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  
殺有所擄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  
人公悉救之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金幣所誘故皆全  
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生口北渡者  
多餓死又藏亡法嚴犯者保社皆坐逋亡纍纍無所於  
托僵尸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傍人得恣食之所活  
者不知幾何人矣

神道碑

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  
獲義深妻子厚爲調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  
其能人之所難能又如此

神道碑

東州旣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  
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  
不厭肉骨之賜蓋有不勝書者故聞公之訃遠近悲悼  
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  
於公見之

神道碑

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

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  
就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  
據上流握勁兵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之所以爲楚  
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  
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非天使之倡大義建  
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

神道碑

萬戶張忠武王

王名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季累遷中都留守行  
元帥府事國兵至被執授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金

亡入覲遂遷萬戶將兵伐宋中統三年以年老乞致  
仕封安肅公至元三年城大都起判行工部事進封  
蔡國公五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儻不羈讀書略通大意工騎射尙氣節喜游俠  
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千家壁西  
山東流鳩選社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莫敢犯  
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略使苗道  
潤表其材加昭勇大將軍遙領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  
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興定初道潤爲其副賈瑀所害瑀

不自安遣使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會易水之軍市川告以復仇之意眾因羅拜推公為長者事聞遷中京畱守兼知大興府事時戊寅夏五月也公年二十九王文忠公撰神道碑又陵川文集云初中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伺伯祥者獨下掖之道潤憊絕不能乘伏發前突伯祥奮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問道潤諸朝乃命易水公靖安民代道潤伯祥因事之是歲與定元年也明年靖公卒伯祥以符節歸公

方會兵討瑀而國朝大軍出紫荆關遂率所部戰于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強之公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公為變質二親于燕公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委質焉未幾復舊職建旆而南下雄易安保諸州然猶不忘道潤之冤必欲誅瑀而瑀據孔山臺拒命自若遂攻之臺無井泉汲山下公先斷其汲道瑀乃降公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王文康公撰墓誌

戊寅冬徙治滿城城小而缺真定帥武仙會鎮定深冀  
 兵數萬來攻適全軍出帳下纔數百人公以老弱婦女  
 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師老而怠從  
 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敵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  
 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遺尸數十  
 里乘勝攻完州下之州牧甄全慷慨就戮公義而釋之陞為守祁陽曲陽等  
 師皆來降遂圍中山仙遣其將葛鐵槍來救戰于新樂  
 飛矢中公頷落其二齒公拔矢以戰大破之斬首數千  
 級仙猶蓄憾遣藁城令劉成將兵來侵公生獲成而復

縱之墓誌

已卯秋八月南掠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鼓遂  
 降進攻深澤甯晉諸縣皆下之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  
 東三十餘城莫不聽命緣山反側鹿兒和和野狸狼山  
 諸砦相繼望風納款公之威名震河朔矣墓誌  
 初公在鄉里聞賈瑀以軍三千掠其境當饋而起潛入  
 行間伺其行及半奮踊大呼多所殺傷眾疑其有伏委  
 仗而遁信安張甫亦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  
 畱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接戰甫與公相聞而不識也因

問張君安在公給應曰適出且還我曹卒隸耳甫懼乃退保定王子昌阻水為固他將莫敢近公冒險徑渡出其不意生擒之以歸其勇略類如此

溥南王公撰勳德碑

鄰境帥布薩彰格者素與公不相能既而為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窮其主名斬首以徇

神道碑

丁亥春以滿城地隘不能容眾乃移鎮于保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公乃剡荆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年官府第舍煥然一新向者井泉鹹鹵不

可飲食遂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為長河以流穢濁樓觀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為燕南一大

都會

墓誌

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闔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闔闐囂然空闕殆非清廟居神之所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以次具舉高廣其舊幾于倍蓰又為奎文樓於南鑿壁水于西歲戊午春告成遷神于廟釋奠以落之

陵川文集

王辰天兵渡河明年汴降諸將爭取金縉公獨入史館

收金寶錄祕府圖書仍訪求鄉曲耆舊望族十餘家若  
 高戶部夔李都運特立趙禮部三子贊克剛克基楊翰  
 林子恕壻賈庭揚護送北歸其薄汴梁蹙歸德陷汝南  
 攻徐邳公莫不身先士卒橫槊轉鬪大小數十戰未嘗  
 敗衄墓誌又遣山元公撰勲德第二碑云汴城之役  
 呼諸帥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汝南之役金  
 兵軍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士卒二十餘  
 涉水入陣莫有當其鋒者徐州之役明攻久不下宋人  
 戰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敵退走明日急攻城隨陷  
 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陷  
 而復望見公旗幟乃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又犯一軍  
 公復救之及犯一軍賴之以全

甲午入覲上勞之歷數戰勳曰某軍之勝汝之功也某  
 州之拔汝之功也如親見之乃論功行賞陞萬戶易金  
 虎符公于江淮遇戰輒領脫深入斬將刈旗折馘執俘  
 而出墓誌又勳德碑云棗陽之役公奪外城據之  
 大潰曹武之役公出其不意度九里關宋兵覺由西山  
 翼而封嶺緣山保聚皆攻下之單騎突圍而出遂屯曹  
 武北長封嶺緣山保聚皆攻下之單騎突圍而出遂屯曹  
 黃州之役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攻之得官三萬人  
 軍合攻之不戰而潰州東門禦備甚堅公率死士奮戈  
 而入守者請和乃班師滁州  
 之役公率銳卒先登城遂拔

己亥詔公以本官節制河南路兵馬初乙未丙申間諸

道所統仍金之舊保居燕趙之交分隸無幾辛丑特詔  
還之升州為府錫名曰順天別作一道賜御衣數襲尙  
廢馬百所乘大宛名馬二墓誌

大河自汴已失隄障南放分流為三杞為中渾南接渦  
渙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宋人恃舟楫之利駐亳泗犯汴  
洛以窺河南大帥察罕以公威名素為敵人所畏奏公  
總諸軍鎮杞公乃相地形以殺水勢築為連城分戍戰  
士結浮梁以通往來遠斥堠以防衝突津要既固奸謀  
坐折瀕河居民始得耕稼矣久之移鎮亳社去杞又五

百里四面皆黃流非舟楫莫能至公至之日葺民居建  
府第城壁悉甃以甃又為橋梁以通歸德人民彙集商  
旅舟車往來如承平時宋人睨視莫敢犯墓誌  
已未扈從渡江十一月奉旨總領蒙古漢軍城白鹿磯  
遣將掠地千里南至潭州庚申二月還自江上墓誌  
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及將士凜然恩信素厚  
賞罰分明旌麾所指士爭前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  
功神道碑  
公將南渡也語于眾曰吾戰爭二十年殺人多矣甯無



悔乎自今非對壘不復殺卒如其言遇他將俘囚將被戮者亦曲為勸諭而活之降人親屬散落他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後已或求於我亦未嘗不與也

神道碑

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賣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真定史侯奏乞民用于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滋息朝廷從之

神道碑

公性喜宴客每閒暇輒與士大夫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贍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

神道碑

公嘗以家人數千口出為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之徒皆嘗與公為敵既歿其妻子流離不能自存公皆厚加收恤其周急濟困之義皆毅然為之

墓誌

元帥張獻武王

王名宏範字仲疇萬戶忠武王第九子初代其兄攝順天府事中統三年授行軍總管從征李壇至元改元授順天路總管移守大名六年兵圍襄陽授益都行軍萬戶改亳州萬戶宋亡拜江東道宣慰使請逐益衛兩王遂拜蒙古漢軍都元帥十六年冬嶺海平

入觀十七年卒年四十三

王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宏略上計行朝畱攝其  
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  
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  
無敢犯者順天者古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  
又改今名曰保定云蜀郡虞公  
撰廟堂碑  
中統三年李壇叛濟南親王哈必齊丞相史天澤帥諸  
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于忠武忠武曰  
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

壇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  
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  
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  
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勿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  
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  
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讐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  
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于朝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  
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

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

廟堂碑

至元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奏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于家歲取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

廟堂碑

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壇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于是王言于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甯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恆無懈意一

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卽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騎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郤王曰彼再進再郤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廟堂俾

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郢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

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廟堂碑

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轉戰而前大兵繼之賈似道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

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  
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閩外急緩之  
宜難制以渝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  
卽日自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廟堂碑  
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  
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  
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  
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王  
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

大刀直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  
者同口驪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  
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  
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槩此戰衆尤服其  
奇雋焉于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  
于焦山南北將致死于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  
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于圖山  
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

賜名巴圖云

廟堂碑

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于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廟堂碑  
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眾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廟堂碑

十四年拜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朞月廟堂碑  
境內稱治

十五年王入覲請于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昞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昞于閩而卒又立昺于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粹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畱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

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進征無所事于衣帶也苟以甲劍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尙方寶劍名甲聽其自擇善者旣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騎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

私撓公汝慎之宏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宏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

廟堂碑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

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丑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皆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張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恆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

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于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



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  
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  
與將士盡溺死于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  
陽紀功而還廟堂碑又牧庵撰左丞李恆廟碑云宋  
是廣王昺浮海趣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諸州應者  
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  
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  
三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瀾軍復四百里之還天祥  
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瀾軍復四百里之還天祥  
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復  
其眾二十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益王  
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文武將吏數百人益王  
去潮廣治四百里復立衛王元以文武將吏數百人益王  
道夫擊濠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

人又破其餘軍菱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  
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  
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  
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  
命尙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  
待其謀畫必盡技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巴圖疾  
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  
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遂入室酌酒作樂與親  
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  
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端坐而薨廟

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持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明初丞相巴延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命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

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瓜爾佳之奇與焉旣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之奇將就考驗王曰之奇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丞相文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

又玉堂嘉話云至元十二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子爲陳宜中口口祥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號景炎十口

日為帥臣張宏範破滅於崖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因之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九日戮於燕南城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于家塾以為

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明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為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卹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

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

傷悼痛惜焉廟堂碑

元朝名臣事略

三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元 蘇 天 爵 撰

太保劉文正公

公名秉忠字仲晦順德邢臺人少隱武安山因祝髮  
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畱侍潛邸  
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改正衣  
冠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一年薨年五  
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為邢臺節度

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于武安山天甯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爲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旣見約公俱行謁上于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遂見畱王文忠公撰神道碑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復還和林公獻書

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神道碑

邢州古名郡也國初爲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五七百公言于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二千石如眞定張耕洛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上從之請于憲宗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之兩人皆儒者廉平方正旣至蘇枯弱強爬蠹剔荒由是流民四集宅爾宅田爾田未幾改邢州爲順德府韋軒李公撰文集序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

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己未從伐宋由陽邏渡濟江  
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  
露于外又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  
慰藉之上曰善即命呼嚕蘇以諭其志故人人踴躍皆  
樂爲用進圍鄂州閱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文集序  
丙辰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  
灤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既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  
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爲上都文集序  
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

之以天地以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  
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神道碑

庚申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  
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即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  
于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  
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張忠宣公撰行狀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秉忠効忠藩邸積  
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積宜被  
褒崇今聖朝御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

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上覽奏即日  
 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賜第于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甚眾公齋居蔬食終  
 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神道碑 又圖克坦公履撰  
 墓誌銘云公既大拜以天下  
 之重為己任以身徇國知無不為奏建國號定都邑頒  
 章服立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大體者條舉而縷  
 陳之無有遺者又魯齋文集云初太保之奏朝儀也  
 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上曰漢高眼孔  
 小朕豈若是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  
 薨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

心慎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  
 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

神道碑

公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  
 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  
 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  
 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  
 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神道碑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勘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

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  
守成之業者實惟公爲稱首上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  
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惟公獨無所求  
燕閒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  
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迓耆儒碩德奇才異能  
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敷歷朝省班  
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  
餘也

神道碑

丞相史忠武王

王名天澤大都永清人歲乙酉嗣其兄職爲都元帥  
已丑授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壬子授  
河南經略使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尋兼江淮軍  
馬經略使二年入拜中書右丞相至元三年皇子燕  
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遂拜中書左丞相兼樞密副  
使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與  
丞相巴延總兵伐宋至郢以疾還十二年薨年七十  
四

歲庚辰金將武仙以真定降太師國王命公兄天倪充



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卽鎮守俾仙貳焉公時年二十  
餘身長八尺騎射拳勇絕人屬橐鞬署帳前總領

汲郡王公

撰家傳

乙酉春公護母北歸仙尋叛都帥遇害府僚王守道追  
公及燕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卽迴旆當不招自  
至公毅然曰不共國之仇死亦當往况不死耶遂傾貲  
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  
言狀于王就請兵濟討卽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實訥  
岱統精甲三千爲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

萬衆來救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殷地  
無不一當十葛氣褫會日暮退依泝水爲阻公料其墮  
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軍威大振遂  
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  
砦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  
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蹙  
燎山自固公令監軍孫某提銳卒五千略其後公以鐵  
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義勇之名軒襍燕趙間後數  
月仙潛納謀者匿大歷寺後斬關爲內應公跳走藁守

元朝名臣事略 卷之二  
帥董俊以全軍授公復與實訥岱破走仙主帥忿民之  
反覆驅萬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民我力不  
及一旦委去不幸為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公  
乃繕城壁儲武備為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損甘攻苦  
與眾共之于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掇瓦礫數年間  
官府民聚以次完治然高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  
即剪覆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  
蟻尖蒼峪馬武京等砦家傳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上素

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哈瑪爾蕭某居右詔為萬戶其  
居左者悉千夫長遂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諸

侯兵隸焉家傳

庚寅冬圍仙于汲金將完顏哈達以眾十萬來援鋒始  
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  
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  
衛州家傳

壬辰太宗由白溝渡河詔公以兵會河南至則睿宗已  
破哈達軍于三峰山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柘縣

瓦岡睢州追殺帥臣完顏慶善努于陽邑家傳  
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  
比至已合圍奮戈突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繼  
來復躍出敵愕睨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  
尾其後金將完顏布呼將兵尙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  
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薩奇蘇欲薄城  
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  
公以事赴汴比還薩奇蘇全軍皆沒家傳  
金主入蔡諸道兵圍之公當其北面汝水阻其前乃結

筏潛渡血戰連日金遂以亡

西溪王公撰行狀

金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于星火  
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  
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鬻妻子有不能  
給者公詣闕奏其事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  
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詔皆從之諸路永爲定制

家傳

戊戌己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賦積銀至萬三  
千餘錠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傾其家資次及族屬官

更均配以償遂折其券家傳

監郡孟克薩勒以國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生意悴然公奏太后悉徙居嶺北于是田里遂有生之樂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于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

家傳

國朝自金亡歲有事于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阻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拔命徑乘其城公先登戰愈力克焉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犄角以綴我師公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奮槩盪

決覆溺者萬計及取光化復引緝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以鬪艦三千艘鎖湖面為柵公曰柵破則復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蕩無遺復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敵乘夜果來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戲下繼至盡驅敵人入淮水至若掀滁州蹂盱眙掇寶應瀕江渚湖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敵愾樹功未嘗不在羣帥之右及策勳盟府推讓行間寸長不掩故諸將曲盡其智能士卒樂出其死力論者謂

公智信仁勇有古良將風上在潛邸壬子春行幕駐嶺  
上極知漢地不治河南陝西尤甚憲宗方倚任於伊囉  
幹齊乃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乞不令伊囉  
幹齊有所鈐制詔許之是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急迫  
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邊無備禦宋  
人跳踉內地之民多被殺擄上舉公與趙公壁立經略  
司於汴而代治焉公於是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  
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  
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攘奪矣立邊城以遏寇

衝民皆得以保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  
實邊鄙利則興之害則去之不一二年河南大治行於  
野民安其樂郊出於途商免其露處觀民俗則旣庶而  
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鬪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  
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衛亦復承平之  
舊宋爲崇其北門矣

行狀

癸丑夏上在六盤召公議經略司事公因奏曰始臣攝  
先兄軍民之職先兄有二子民權已歸其長楫兵柄又  
歸其次權臣可退休矣上曰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誰當

顧恤此卿之良德也問以退休之由公對曰臣一門三要職分所當辭上曰昔青吉斯皇帝封有功者十人爲千夫長因諭衆曰今所封之人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於國未及封賞而死豈得不報又一家三子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不以旣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

行狀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勒達爾句較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爲罪例遭凌辱公以勲舊獨容

假之公曰經略事我實主治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

家傳

戊午秋扈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艨艟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獲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

家傳

中統元年上卽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以聞大略以爲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

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  
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上嘉納  
之命公之鄂渚撤江上軍既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  
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

狀行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知  
無不爲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不強時之不  
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于是清中書以  
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  
簡賢能需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

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

家傳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罷  
之賦稅繭絲法畫均一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  
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于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  
是上下交孚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  
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居多

家傳

秋九月扈從北征次錫默圖與額埒布格遇上命錫津  
將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蹙之北兵潰遁

家傳

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親

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壇兇勢甚張繼命公往公受命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壇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已者王文忠公撰神道碑三齊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

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而退家傳

至元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為

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

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家傳

六年朝廷營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

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互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

駐必取之基明年以疾還家傳

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圖

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



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

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春詔公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者多矣又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為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

又牧庵文集云公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鄂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

軍其辭若曰畫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可言誠有汝子孫耶公還真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尙醫馳視因附

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

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

家傳

公思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勲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歛然畏避若將有浼于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含宏識慮明哲又根于天性然

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

和而色莊人誣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

狀行

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貫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者至于矢謨廟堂運籌戎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于古人家

傳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以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此舉殊可

嘉尙朕自有官界之即詔楫爲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次姪權充唐鄧軍萬戶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爲兵敕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嗟服竟以姪子樞充新軍萬戶

狀行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涼德薄效其將幾何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答乾坤大造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身邊野裹馬革歸葬吾素願也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邱墓等耳

家傳

初公之取衛也獲衛士富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  
汝識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縛  
數人將殺之公問一縛者為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  
遣人護送至真定後任為參謀一路事悉聽其施為措  
注焉每南征北覲公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  
即書畀之或讒閒之公一不聽衛既為公食邑即命軍  
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衛前為蕭帥所節制凡蕭氏所署  
矯虔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者造為誣毀公用  
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

行狀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  
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  
圖克坦侍講公為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  
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孫議事張條  
山擢用薦達至通顯云

家傳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詔鞏昌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  
士若干以備宿衛命公總之有邊將富察琚者偃蹇不  
為下公含容之明年瑄塔噶平行臺上其功獨琚名闕  
公問之或以前事對公曰若戰功最多其可後哉遂均

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

家傳

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閣蕭然有面說公不以威權自張著公因舉唐周墀為相問于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言者悚服而退

家傳

自中統建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即五六員多至七八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待其國相可否之然後為定公于其間審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心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于理而已不以

詭隨為得計不以循默為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扶持天下陰受其賜者不可

勝計

行狀

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彬例封謚者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身無大過以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人

也

行狀

平章廉文正王

王名希憲字善甫輝和爾氏由父官廉訪使氏焉初

事潛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統  
元年復爲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  
事就拜平章政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事至  
元二年分省山東踰月召還七年罷相十一年行省  
事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四年以疾召還十七年薨  
年五十

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于燕適孝懿公廉訪使命  
下孝懿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  
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河南高公撰家傳

公幼魁偉舉止異常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逸去已而  
俱獲失所盜物時法制未定盜咸當死孝懿怒將付有  
司公泣諫止之卒活此四人孝懿北上魏國夫人留居  
山中有豪奴兩人酗酒出惡言公曰是幼我也卽械繫  
府獄杖之家人悉震懾無敢譁者公仁義之施見諸幼  
年者已如此家傳

年十九侍孝懿北覲入侍世祖潛藩上亦目其多質有  
威容議論宏深恩顧殊絕家傳  
公於書嗜好尤篤雖食息之頃未嘗去手一日方讀孟

子聞急召因懷以進上問何書對曰孟子上問其說謂何公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爲對上善其說目爲廉孟子家傳

諸貴臣校射上前一貴臣顧公箠三矢欲取以射公曰爾豈億我爲不能耶顧吾弓力差軟諸貴假以勁弓三發連中諸貴驚服曰真文武全才有用書生家傳

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卽命公爲宣撫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潘環擁周布戶雜羌戎尤號難治公訪民瘼不憚設施摧摘奸強扶植

貧弱事無遺便少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公雪齋姚公咸待以師友薦許公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教育人材爲根本計辟河南智仲可參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密必歸於是而後已家傳

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爲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凌室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踰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後著之令家傳

國朝創制凡名為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廢格不行公至一如令有稍通章句者亦來徼倖其主蓄憾勿置公哀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家傳

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宜減死卜者公並署伏法澍雨隨應家傳

歲丁巳憲宗以世祖嘗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入讒者言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為奸利事命其貴強相阿勒達爾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知政事佐之鉤校括索不遺餘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復大開告訐虐焰恟

恟公言關中宣撫一司某當身任佐屬受成事而已事

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並停寢公還王

府凡府屬漢人之在行者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家傳

歲己未憲宗方駐蹕合州而世祖已經渡大江取鄂城

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

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應俘獲南儒並以官錢購

遣還家以廣異恩上嘉納之所還者五百餘人家傳

憲宗訃至且聞河朔摘軍之擾赦諸軍守鄂公從世祖

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

刻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賢傑悉洽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變公聞劉太平與先朝大將和囉輝復至關右又念先帝征蜀嘗留大將瑄塔噶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征南諸軍尙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主上英果因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上旣渡河悉以聞奏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

事情上深然之

家傳

憲宗南征留季弟額埒布格居守北庭及訃聞遣其用事臣托果斯徵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以莊聖太后命侍額埒布格講讀及托果斯至真定怒槃不附已械繫之獄燕南諸路震駭無所控語公聞訪槃于獄言于上釋之民情大悅

家傳

上欲賜塔齊爾王飲膳難其人公請行旣至王甚歡語及上渡江事公曰主上聖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臣下論議已定大王位屬爲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



元章名目事略 卷七 三  
爲他人所先王大然之許以身任其事公還奏其言上  
曰如此大事卿輒言之何不畏慎耶對曰臣所讀書云  
時然後言臣語言之頃得其誠心故言家傳

歲庚申春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繼勸進上謙讓未許  
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額埒布格雖殿下母弟彼以  
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俾正位號以璽書見徵  
我爲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願告德音彼雖遷延宿留便  
名叛逆安危逆順閒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上良久曰汝  
等能叶心輔翼吾意已決促篆寶文一治而成衆皆稱

賀翌日上登寶位家傳

時鄂兵未還公奏言宋嘗壓以天威彼已破膽或遣信  
使諭以息兵講好敕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上善其言  
乃遣使如宋家傳

趙良弼還自關右奏言劉太平和囉輝已行尙書省拘  
收關中諸處錢穀名爲應接川蜀實欲據有其地與六  
盤相爲表裏其勢張甚又西川大帥耨埒一軍私屬與  
六盤密邇其副將奇塔特布哈親戚軍屬並在北庭其  
心皆不可測又聞額埒布格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

元朝名臣事略 卷七  
散金帛分賚將吏大抵皆如公言上既卽位以秦蜀地  
重非公莫可及分十道宣撫乃以關右四川併爲一道  
首命公爲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平和囉輝聞之以五  
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  
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膽落初三日公亦入城大集官  
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庶事新集人  
素懷公不數日官府粗定頗知趣向後旬餘城門候引  
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庫庫楚遣我今瑋塔  
噶已反公所遣使已殺又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密拉

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各起軍馬來赴援又多遣蒙古  
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  
輝同時舉事公集僚佐議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爲今日  
事疑變生脫致罪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乃分遣萬戶  
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  
囉輝等具得逆黨與六盤要結狀又遣哈瑪爾誅密拉  
和卓于成都總帥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時關  
中無兵備公嘗厚遇總帥汪惟良知其才可用又以汪  
府兵精併徵秦鞏平涼等處諸軍俾將之進討汪帥危

疑未卽聽命公取金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第辦吾事制符已馳奏矣又付銀萬五千兩以充犒賞又出庫幣爲軍衣汪大感激遂行公又摘蜀卒踐更及在家餘丁復得四千人推蒙古官巴崇將之逆擊謂巴崇曰君所將烏合六盤兵精毋與爭鋒但張吾軍聲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

家傳

公繫太平等于獄一日急報赦至臨潼公曰勅寇在邇太平等豈赦所原乃遣人逆止近郊絞太平等于獄尸諸通衢方出迎赦民心帖然公遣使自劾停閣赦恩徵

調諸軍擅帥惟良等罪上深善之曰此卿輩讀書所說權字是也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無拘常制坐

失事機

家傳

巴崇遣其子執送耨埒軍鄂囉官二人曰此曹已受瑛塔噶重賞欲舉軍應募同行五十餘人已械繫乾州宜並誅戮以警餘軍兩人者自分必死公謂佐屬曰瑛塔噶不能乘勢以東保無他慮今雖民心粗定衆志未一反側不安亂何由息彼皆諸軍將校彼軍見其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皆寬釋使恩出非望

必思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崇兩人者既得釋果大喜過望切諭其屬使出兵効力初巴崇既囚執諸校此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使至知諸校安全且聞兩人語人人感悅巴崇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公復謂巴崇曰聞君欲深入追襲慎無輕鬪宜緩行追躡掎角此寇瑋塔噶亦知公有備且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趣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林提兵與瑋塔噶軍合又遣奸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耨埒兒薩敦者爲書招耨埒于是成都帥百嘉努興元帥蒙古

岱青居帥汪惟正奇徹等俱遣使來言人心疑危倉糧不繼恐南寇生心事或莫測公遣使申救將吏曰公等皆勲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將帥素憚公威名佩服忠藎咸思輯睦軍政帖然上卽拜公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家傳時朝議欲捐兩川退守興元公聞謂佐屬曰今四川已安糧餉已給忽出此議必遺後悔卽遣使論奏朝廷是之家傳

初瑋塔噶阿勒達爾既合兵而東我前軍失利河右大

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棄輜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  
哈坦及汪帥巴崇等軍台復與琿塔噶阿勒達爾大戰  
西涼我師大捷俘斬西軍略盡得三叛首以送臬之京  
兆市三日諸軍還悉分屯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  
事聞上大嘉之曰此真男子事遂進拜平章政事公時  
年三十矣家傳

公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無妄擄掠違  
者自本軍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科又禁諸人毋販易生  
口由是四川遂安降民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

兆諸處無籍戶戊靈州屯田者以裕民力家傳

東川帥奇徹獲宋知資州張炳震興戎司統制王政兩  
人俱言母老咸願矜貸公乃遣還就爲書遺四川帥余  
玠大略諭聖天子威德必能混一六合兼強弱異勢較  
如白黑彼方權臣用事猜忌勲舊終當瓦解玠得書感  
愧雖未卽降自是亦謹疆界帖然自守而已家傳

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不軌者反形已具連引四  
百餘人公詳推之得首惡五人誅之餘並原釋家傳

詔大會諸王公馳驛入朝上已留公參政商挺馳使奏

曰向時瑋塔噶之亂若非廉相關中安危未可知兼關  
中軍民他人難制惟廉相能得其心聞朝廷欲留人心  
驚疑皆不自安今關中最高重地關西安則河南河北  
俱安所係利害不小乞早命公還鎮上不得已還公西

省家傳

瀘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  
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

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

清河元公撰神道碑

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

已極歲賦不充尙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

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

神道碑

時以額埒布格之變北事未甯恆有旨諭公與汪帥宜  
申敕將吏嚴整部伍及一切器備所摘新軍毋或散遣  
所部城池宜令深峻先是宋俘費寅以利口才捷仕國  
朝爲同知興元府事後坐法當死會赦出之公悉其人  
不用寅懷憾以北適李璿反山東寅乘間讒公聚兵完  
城當有他志上命中書右丞諾海代公行省且覆視所  
告事無一得詔公還朝公陛見言曰臣在京兆三年值

通叛四起川隴未甯民心危疑事急星火臣隨宣所屬  
佐貳毋或柅止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請逮繫有司上撫  
御座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  
拜中書平章政事家傳

方逆璫未誅平章趙璧素忌公勲名倡言王文統一窮  
措大由廉某張易薦遂至大用今日豈得不坐一日夜  
半中使召公入從容道潛邸事良久及趙言公曰向行  
蹕駐鄂賈似道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聖諭謂扈從諸  
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易進言山東有王文

統才智士也今為李璫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其心  
固未識也上曰然朕亦記此家傳

公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紀脩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  
名實為務凡前政踵習故弊者毋弛不張故當時翕然  
政理文物典章粲然可考家傳

公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  
逮今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  
皆其卑隸僮使此在古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始  
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家傳

元卓各臣事田 卷七  
丁太夫人憂公率族親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  
慟輒嘔血扶乃能起既葬苦塊廬墓所諸相以居憂無  
例欲極力起公相與詣廬聞公號痛竟不忍言數月制  
奪哀起復家傳

至元二年分省山東黜陟官吏省併郡邑登能進賢摧  
惡扶弱物無遁情山東諸侯皆震懼失次公徐諭以祖  
先創業之艱汝曹宜一力與國作成新政庶幾保有基  
緒取其尤不法者數人繫治之舊以縣名戶不及者立  
約裁省轉易之地遠不踰五百里不兩月訖事召還家傳

公以舉選未立權令各路歲薦經明行修及長于吏治  
者各一人以備選擇家傳

有中貴傳旨朝堂某事當爾諸相欲從之公曰此小臣  
預政漸也事宜覆奏上是公言杖其人家傳

時阿哈瑪特寵眷日隆已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擊上  
命都省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公獨窮治其事阿哈瑪  
特竟得決杖遂罷所領復還有司家傳

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  
費先朝嘗以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



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契之道贊輔治化而致雍熙慚  
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曰忠臣  
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耳神道碑  
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  
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曰知天澤深者陛下也粵自  
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因  
使丞茲相位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  
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  
亦入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

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  
澤無對訟者神道碑

有訟西川帥奇徹罪者上敕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  
覆奏上怒曰尙爾遲回對曰奇徹大帥以一人之言被  
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  
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而卒無一實奇徹得免神道碑  
王奏議上前讜論具陳無少回惜上曰汝昔事朕王邸  
猶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王對曰王府事輕爲  
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

神道碑

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王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感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上曰然卻之

神道碑

上命公受戒國師公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

家傳

始建御史臺外設諸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迺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若此

胡能辦事公曰今立臺察不獨事遵古制蓋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君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權臣語塞

家傳

回鶻官鼎智密鼎者用事先朝為怨家所訴繫獄未幾詔釋大都見禁囚詔至公適在告堂判無公署至秋車駕還都怨家復訴上怒詔留守諸相詰之公令取堂判補署之曰倘天威莫測豈可幸無已署獨苟免也進以前詔為言上曰詔釋囚併釋鼎智密鼎豈亦有詔耶公

對曰不釋此囚臣亦未聞有詔上愈怒曰汝等號稱讀書此宜何罪公曰臣等備員宰相有罪當罷退上曰第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並罷政事實至元七年也

家傳

當權奸柄用公家居教子讀書而憂國之心食息不忘聞一令之苛戚見顏間或一事裕民喜至忘寐一日公偶問門客曰十月何以謂之小春客曰爲其嫌於無陽公嘆曰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者進君子抑小人盡人道爾家傳

上嘗問希憲居家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

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哈瑪特讒曰日與妻

孥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神道碑

王疾大作上遣醫三人診視或言須砂糖作飲良時最

艱得王弟某求諸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

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

也上聞特賜三斤神道碑

先是以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東人有言其不便

者十一年春王疾稍愈上命公往將行肩輿入辭賜坐

上曰昔我先朝卿先事知幾每啓朕以帝道及鄂渚班  
師屢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自退託爾遼  
霄戶不數萬正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綴  
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齊爾諸王素知卿能  
命卿往者識朕此意

神道碑

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  
外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執之使償無所于訴且  
日持牒告王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乘馬而來直  
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

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  
寬之使待對一夕拔營遁去

神道碑

達勒達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王  
起者使者還語其王王曰彼朝廷大臣無違禮也詔國  
王歸國王獨行省事

神道碑

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  
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予他  
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

神道碑

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

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燕公主從者怨食不及  
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王隨之曰主媚  
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且馳奏矣國壻愕  
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  
出鈔如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

神道碑

王師渡江急召王朝會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其地  
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  
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綏新附徠

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使新附者感恩  
忘苦未來者懷化効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降其  
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當不辭  
賜卿田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匹以給從者王對曰臣  
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  
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板授奏入制出

神道碑

公冒暑兼程以進既至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比公止  
車已望拜塵中南人大駭先是政無綱紀士卒縱橫剽

奪商販城門晝閉燈火禁嚴民心驚疑生意蕭索公卽日開諭令各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牧養非調發請給不得輒出關城四門毋得拘檢弛燈火之禁內外帖然民始安枕

家傳

歸附之初故官感懷驚疑陰有去志公下車議錄用宣撫制置兩司幕僚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公曰今天下一家皆大元臣子也君等勿疑擇可與論議者二十餘員訪逮物情隨材錄用人心感激懷服威惠不數月政化

大行

家傳

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以珍玩重器動至數牀公至亦來謁見公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陞擢當念聖恩報效朝廷使此物盡諸公已財我取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丐斂於人不爲無罪慎勿爲此以蠹政害民公一無所受各官感激謝去

家傳

有言南人立券鬻妻子者公聞蹙然曰人倫之壞一至此耶迺嚴爲條禁當相買賣者並坐沒入所直且卽罪有司立督禁絕公號令一行賞罰必信凡下條約所在奉行惟謹而不敢犯

家傳

公暇日登城顧見城闔之外瀋水彌望公曰此宋扞敵  
下策當還之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隨力  
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

沃壤家傳

初江陵沙市後降其倉儲不入官籍恣豪右私取公聞  
之曰此皆民力豈可徒資貪鄙迺令槩閱得米二十萬  
斛會公安民闕食公發廩賑賚全活益眾家傳

王顧民粗安乃曰風教不可後也遂大興學旦日親蒞  
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

千卷學者日盛神道碑

王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重慶  
趙定應堅守恥降皆遣使納款王謂二使曰歸語而主  
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  
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之  
堅城勁士其仁政為何如也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  
甯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神道碑

鎮遠溪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日願奏

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  
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

神道碑

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  
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  
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嘆曰希憲不嗜殺  
人故能致此

神道碑

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  
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

神道碑

王疾日劇上聞卽命尙醫馳視十四年春僉樞密院事

董文忠奏曰江陵熱濕奈希憲沈疴何上卽召還荆南  
人聞王且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諭再  
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贍禮王囊橐  
蕭然琴書自隨

神道碑

五月公至上都館華嚴寺時太常卿田忠良領陰陽事  
一日來問疾公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  
近聞龍岡遺火此居民常事今南人萃此勿令妄談風  
水感動上意未幾副樞張公易左丞張公文謙果與南  
人數輩廷辯徙置都邑二相力言不可上不憚而罷明



日召太常質前所言忠良以公言對上曰希憲方大病念及此耶其議遂寢

家傳

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問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或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

神道碑

會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曰侍中非希憲

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須執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願時皇太子方聽政遣人諭王曰上命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為公除之阿哈瑪特不利而止

神道碑

安西王相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語公宜蓄古器物以廣見聞公曰古物無古于易與書者他尚何求

家傳

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

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

神道碑

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羣邪蠶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

神道碑

王嘗戒子恂恪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安可逆必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臯夔伊傅周召便爲不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節乃爲不肖子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

神道碑

公秉政中書凡六年當是時也朝廷清明海內又安臺察百司日漸張舉家無滯事野無遺才權臣韜奸羣小斂畏故公常言君子小人勢猶水火必欲兼收並用以致堯舜之理者前未聞也及公去位奸臣滔天羣小附起天下靡然風俗大變彼雖外爲狐媚求好而投間抵巇以相毒螫者無所不至而公卒以直言正道至終其

身不變家傳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  
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知  
之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逝矣蒼生何望上每追思之  
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神道碑

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  
子可謂名言神道碑

左丞張忠宣公

公名文謙字仲謙順德沙河人歲丁未召居潛邸中

統元年拜中書左丞行大名宣撫司事至元改元行  
省事于中興七年拜大司農卿十三年拜御史中丞  
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  
副使是歲薨年六十七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同研席  
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侍世祖于潛邸薦  
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從  
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野齋李公撰神道  
碑又先瑩碑云  
公少時欲習簿書之事軍資府君召而責之公謝曰身  
漸長大無所效用仰衣食于父母心不自安故勉強為

此今蒙尊誨敢不敬從即捨案牘之習專志儒學戊戌歲會朝廷試天下儒士公試大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邢初分隸勲臣二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收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揀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克托故劉尙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去貪暴剷除宿弊不朞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于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蓋自公發之

神道碑

辛亥憲宗踐阼世祖以太弟日侍宸展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神道碑世祖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召卿矣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

元朝各目事略卷之七  
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上  
新即位國家經費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  
什之四商酒稅額什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  
舞思見德化之成

神道碑

二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  
舉公之力居多

神道碑

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  
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臣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

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  
敢詰天子將親涖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

語遂塞

神道碑

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  
公求蜀士為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  
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  
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為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  
田千萬餘頃民至今賴之

神道碑

三年還朝諸勢家告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朝議

久不能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為斷若已籍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為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為法

神道碑

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眾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為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布哈泣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于市餘並釋去人以為死而復

生神道碑

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

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藉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詔以魯齋許公為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為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為時望達于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

神道碑

阿哈瑪特富國推民鐵鑄為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創立宣慰司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

元朝名臣事略卷之七  
世祖睿知有素計不得行

神道碑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盛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

日公奏復之

神道碑

十四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歷成賜名曰授時頒行

天下

神道碑

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

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

神道碑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與太保劉公左丞姚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與劉公姚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旣入宋境諸將分道兼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數語

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神道碑

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已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乎一時聞人駭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義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胸必

欲快吐而後已重農事及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各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門無閹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

神道碑

世祖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



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

神道碑

嘗觀于世祖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卽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悞深厚知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甯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伐之責取才金氏

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生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百餘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槍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已致君者無一不取于此而朱子

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于後世微許公朱子之書不著于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進于當時矣庸非天平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厯象之授人時凡出公之所爲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乎

蜀郡虞公撰新堂記

